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五

晉陵蔣仲舒編

宋

仁宗禎 初眞宗無子宮中祝天求嗣上帝以問諸眞惟赤脚大仙一笑宮人李氏誕生帝旣生哭不止有道士至闕言能止兒啼召入以手撫之曰莫叫莫叫何似當時莫笑笑哭遂止少時時在宮中所着鞋襪悉去之禁中皆呼爲赤脚仙人生時李后榻下生靈芝四十二葉後享國四十二年

一

仁宗每於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

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山東李
庭臣嘗見瓊管夷人有持錦臂韝鬻於市者其
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
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庭臣遂以千金易之作
小屛几硯間云
嘉祐初梅公儀贄出守杭州帝特製詩以寵賜之
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
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記

之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忌

嘉祐末帝復修賞花釣魚故事御製詩云晴旭輝輝苑籞開氤氲花氣好風來游絲罥絮縈行仗墮蕊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潑刺鶯留深樹久徘徊青春朝對方無事故許遊觀近侍陪詩

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而羣臣屬和篇篇用之及詩罷再就座教坊中進雜戲為數人尋訪稅第者詣一宅之至前堂徘徊不去又至後堂東西序復徘徊不去其一人笑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耳

少陵寺有達磨面壁庵壁上有達磨身影透入人有屡磨之不能去仁宗嘗作一賛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

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提起。一回。怕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稱治埜昭陵

有題詩道傍者曰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

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

張士遜字順之曹利用薦為相曹憑寵自恣張依違其間時人目為和鼓

張士遜少時植桐于蕭寺淳化壬辰登第後告老

留題于寺云桐枝手植有桐孫。二紀重來愧此

身。三世衣冠聯貴仕。十州軒冕接青塵。耕桑雖

喜多新隴耆艾堪嗟少故人蕭寺門前題粉壁

又書丁巳對壬辰

張士遜與陳堯佐同時秉政張既以帝傅致政有

詩寄陳曰赭案當年並命時蒹葭衰颯倚瓊枝

皇恩乞與桑榆老鴻入高冥鳳在池

張退傅告老遊春田門吏請官位公書一絕句於

牌曰閒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

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陳堯佐 字希元號知餘子喜推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汙鞋公性急逐室筆於其彝與石中立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墨漆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謂陳曰吾頗學公推墨字陳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一字矣陳為悵然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吳江有詩云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湖州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光寒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

漁笛隔蘆花

皇祐中呂申公夷簡乞致仕仁宗因問卿去誰可代者夷簡以陳堯佐對上遂召還大拜堯佐極感薦引之德作踏莎行携酒過之申公因使之歌其詞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覩雙飛燕鳳凰巢穩許爲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輕拂歌塵轉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　公聞歌笑曰自恨捲簾

一人已老莫愁調鼎子無功

張退傅嘗以花酒餉陳文惠陳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陳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其後以使相致仕年已八十有詩云靑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搆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效之

薛奎范鎮所稱得一偉人是也王拱宸歐陽公皆其婿

薛奎初舉進士贄謁馮魏公首篇云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馮擁卷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如此

蔡齊字子思真宗臨軒策士夜夢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卷乃蔡齊上見其狀堂〻曰得人矣仁宗朝大拜謚文忠

蔡齊性喜飲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酹往往至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

公館之數日存道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自是非賓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梅詢字昌言宛陵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見一老卒臥日中欠伸梅歎曰暢哉徐問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嘗病足撫其足曰足中有鬼不令我至兩府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丁晉公踈瘦如削工公並以

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濃香郁然有竇文賓為館職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髙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劒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晴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

虎蓁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覺嘗送容都門外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笑呼飲之旣而舉杯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與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覺七十餘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至是歲果卒

楊諤梓州人題驪山詩最為警策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宋初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天聖中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輙山能護

帝與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謂是年及第天聖初省試采侯詩宋景文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王奇字漢謀贛州人

王奇幼有聲場屋間為李文定客文定薦於位仁宗臨奠見屛間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上覽之即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

殿試既登科有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
天子作門生
張方平字安道
張安道未第時貧甚然意氣豪舉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漢高祖廟并歌風臺前後題詩甚多無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

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張方平以端明殿學士知滁州事遊瑯琊山俯仰梁間得經函有寫楞伽經半卷披玩久之忽悟前身故僧也乃為終竟書之書法宛然不殊號二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偈頌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花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後授蘇

子瞻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遊寺中

陳執中 字昭譽以父恕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乎吳名隨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累表求退

石中立 熙載之子景祐中參大政

石中立好詼諧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

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畱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名猶相造兒是今朝得指揮其敏捷類如此

章郇公生時父夢庭積象笏因以得象爲名石資政素與友善嘗戲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石中立爲員外郎日嘗偕同寮觀南御園所畜獅子守者曰縣官日給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日給反不及獅子矣中立笑曰不然吾輩皆

園外狼、安敢比園內獅子手、

盛度體肥多喘一日自前殿趨出宰相在後盛初
不知忽見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隱直舍中
石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以故石曰相公問
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
為牛

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當時言事不合格者為杜
撰盛度嘗為人撰神道碑石中立急問曰誰撰

盃卒曰度撰滿堂大笑石守道嘗作三豪詩謂石曼卿豪於詩歐陽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默濮州人有送守道赴太學六字歌其豪句云頭角驚殺蝦蠏學海波中老龍爪距逐出狐兔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一條路出甕口幾程身在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叢花梢丰紅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

朝士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欲特

刺字為準條字再點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陳亞 揚州人仕至太常少卿年七十卒亞當時滑稽之雄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為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調謔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上官弼又嘗勸石中立石勃然曰下官口干上官弼何事

陳亞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陳亞自為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肚腸外面任生稜角

陳亞少嘗為於潛令好以利口譃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名戒於庭俄有遞剌謁者稱大詞郎李過庭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亞率爾云李趙兒公徐悟之大笑

陳亞嘗以藥名著詩百首有風雨前湖近（前胡）軒牕半夏涼（半夏）棊為臘寒呵子下（呵子）衣嫌春暖縮紗裁（縮砂）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道人頭）老人當日合烏頭（烏頭）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半夏）定應臕作胡蘆巴（葫蘆巴）最膾炙人口

陳亞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干托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荊芥）托借尋常無歇時（全蝎）但看車前牛領上（車前子）十家皮沒五家皮（五加皮）

陳亞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沉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綴經延胡索）此可贈游謁措大聞者絕倒

陳亞與章郇公同年郇公將薦之為言者所阻乃作生查子陳情曰朝廷數擢賢（蘇樨）旋占凌霄路（凌霄花）自是鬱陶人（桃仁）險難無夷處（蕪荑）也知沒藥療孤寒（沒藥）食蘖何相誤（黃蘖）大幅紙連粘（大腹皮）甘

草歸田賦 草廿

陳亞又別作閨情生查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相思子 薏苡）白紙書難足（白芷）字字苦參商（苦參）故要檳郎讀（狼毒）分明寄得約當歸（當歸）遠至櫻桃熟（遠志）何事菊花時（菊花）猶未回鄉曲（茴香）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禹餘粮）石竹風生砌（石竹）罷扇儘從容（蓯蓉）半夏紗廚睡（半夏）起來閑坐北亭中（佰帚）滴盡珎珠淚（珎珠）為念壻辛勤（細辛）去折蟾宮桂（桂）其三曰浪蕩去

來來（浪岩）蹁躚（蹁躚）花頻換可惜石榴裙（石榴皮）蘭麝香消半（蘭麝）琵琶閒後理相思（枇杷相思子）必撥朱弦斷（華撥）擬續斷朱弦（續斷）待這竟家看（代赭）

陳少卿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雙怪石一株奇峭可愛與異花數十本列植於庭為詩以戒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華亭仙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陳死未幾皆散落民間

柳永字耆卿爲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字景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後有薦於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淺斟低唱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無復檢率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死之日家無餘貲羣妓合金瘞之郊外每春月上塚謂之弔柳七

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之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士中秋夜會楚宛轉歌

之孫卽夕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淸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柳耆卿詠秋別雨零鈴詞云寒蟬淒切對長亭晚

驟雨初歇都門暢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或戲耆卿曰楊柳岸曉風殘月此乃稍工登溷處爾聞者笑之 蘇東坡一日顧一優人解音者問曰我詞何如柳耆卿答曰相公詞須用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都學

士詞卻用十七八女兒唱楊柳
外曉風殘月坡為之撫掌大笑

周月仙餘杭名妓也栁耆卿年甫二十五歲來宰兹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仙至樓歌唱調之不從栁緝知與隔渡黄員外暱每夜乘舟往来乃密令艄人至半渡强竊勾之月仙不得已從焉惆悵作詩一絶云自歎身為妓遭淫不敢言羞歸明月渡懶上載花船明日耆卿召佐酒酒半栁歌前詩月仙大慙因與耆卿歡洽耆卿

喜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自此日夕常侍耆卿耆卿亦因此日損其名

柳耆卿咏美人木蘭花令曰箇人丰韻真堪羨問着佯羞回却面。若言無意向咱行。爲甚夢中頻夢見不如及早還心願免使牽人魂夢亂。風流腸肚不堅牢。只恐被伊牽惹斷。又咏美人舞浪淘沙詞曰有箇人人飛燕精神急鏘環珮上華

裀促拍盡隨紅袖舉風柳腰身。簌簌輕裙妙盡尖新曲終獨立斂香塵應是西施嬌困也眉黛雙顰。

柳耆卿遊東都南北二巷所作新樂府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柳聞之會老人星見時秋霽帝宴禁中柳乃作醉蓬萊一闋托內侍以進云漸亭皐葉下隴首雲飛素秋新霽華闕中天鎖葱葱佳氣

嫩菊黃深。拒霜紅淺近。寶階香砌。玉宇無塵。金莖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昇平。萬機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南極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際宸遊鳳輦何處。度管絃聲脆。太液波翻。披香簾捲月明風細。帝閱首句有漸字意不懌讀至宸遊鳳輦何處與真宗挽詞暗合慘然久之又讀至太液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擲之地罷不用自是不復咏其詞矣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六

晉陵蔣仲舒編

宋

夏竦字子喬幼學于姚鉉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為時所稱一日忽見黃衣道士冒雨而來衣不沾濕目竦曰若遂修道可登真籙竦不荅道士笑曰亦須位極人臣

夏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携所業投李文靖

公沆有山勢峰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明日流

袖詩進呈遂換文資

夏文莊試制科廷對出殿門楊徽之見其年少遽

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詩願丐賢良

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夏忻然爲書曰殿上衮衣

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横禮樂三千字獨

對丹墀日未斜徽之嘆曰真宰相器也

夏鄭公初除館職時旱秋帝在拱宸殿按舞命中

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云霞散綺月沉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臺樹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梁州帝大悅時景德初也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爲判官一日賜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擫者晉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擫詩請賦一章英公爲一絕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

見郤被傍人冷眼看

夏英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寄諫院張昇云弱羽傷弓尚未完孤飛誰敢擬鴛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與他人作彈丸

晏殊字同叔以神童出身年十三楊億薦於真宗値御試進士便令就試一見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仁宗朝拜相諡元獻叔原其暮子也名幾道自號小山

晏元獻留守南郡王君玉時為館閣校勘公特請

於朝爲府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詩酒爲樂常遇中秋陰晦君玉密使人伺公云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夜分果月出遂歡達旦

晏元獻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

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

晏元獻南遊獼猴滿野戲爲一絶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晏元獻春景玉樓春詞曰緑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樓頭殘夢五更鍾花底離愁三月

雨。無情不似多情苦。一寸還成千萬縷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言遂曉樂天詩兩句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其言之失

顏妓劉蘇哥往歲與悅己者密約相從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以感春美景邀同韻者聯騎出城登高塚相對慟哭遂卒晏元獻戲題絕句弔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眞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一盃絮酒哭青春

晏元獻作相題竿伎詩于中書廳壁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

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于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岡
第中特珍賞之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
由是都下徧有之晏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
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
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
一坐絕倒

晏元獻公因雪設客歐陽文忠公輩在坐時西方
用兵歐公有詩云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

屯邊兵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公曰

一唐裴度作相亦曾邀文士飲如退之但作詩云

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閑幾曾如此合鬧

晉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直稍溫習振率然荅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遂

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當公竟倒掤孩兒矣

晏叔原有玉樓春二闋其一詠酒云綠袖慇懃棒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其一詠別云鞦韆院落重簾暮寂寞春閑扃繡戶牆頭紅杏雨餘花門外綠楊風後絮　朝雲信斷知何處應作巫陽春夢去紫騮認得舊遊蹤嘶過

畫橋東畔路

慶曆中開封府幷棘寺同日奏獄空仁宗於宮中宴集遣中使宣晏叔原作詞叔原進鷓鴣天一首云碧藕花開水殿凉萬年枝上轉紅陽昇平歌管隨天仗。祥瑞封章滿御床。金掌露玉爐香歲華方共聖恩長皇州又奏圜扉靜十樣宮眉捧壽觴詞入帝大喜

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

善者晏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神宗稱之即令釋出

宋庠字公序封莒公謚元憲第祁字子京父夢人遺文選一部而生故小字選郎謚景文人呼曰三宋以大小別之有胡僧相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復遇胡僧驚問曰大宋丰神頓異似能活數萬命者庠曰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漂吾作筏渡之耳僧曰是也比唱第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

庠第一而
寘祁第十
宋莒公兄弟初未有名會夏英公竦謫守安州二人以布衣游學席上命作落花詩莒公賦云一夜東風拂苑墻歸來何處剩凄涼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泪臉補痕煩獺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景文賦云墜葉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

歸珠迸泪章臺人去骨遺香可憐無意傳雙蘂盡委花心與蜜房詩成竦驚歎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登嚴近後皆如其言鄭交甫過漢皐遇二女妖服珮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解珮與交甫懷之而去十步探之則亡矣四顧二女亦不見

宋莒公初名郊字伯庠登第後神文便欲大用有忌之者謂其姓符國號名應祀天於朝廷非便神文乃間諭之因更是名一日移書葉清臣稱

同年葉戲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徧閲小錄無宋庠者不知此何許人吏還具以白宋宋乃書一絕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

方圭好爲惡詩宋公庠知揚州日圭來謁醼于平山堂圭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已之顧野外有牛就木磨癢謂坐客胡恢曰青牛恃力狂挨木恢應聲曰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

飲至容散欲奮拳擊恢衆救而免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宋公序構亭花側榜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輙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國炎以詩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恐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妃烈女中。

宋子京過御街逢内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

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云寶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爾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皇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

因以内人賜之

宋子京春景玉樓春詞曰東城漸覺風光好縠波紋迎客棹。綠楊烟外曉雲輕紅杏枝頭春意鬧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時張子野以樂章擅名子京奇其才先往見遣將命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小宋

好客會賓于廣廈中外設重幕內列寳炬百味具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席罷已二宿矣名曰不曉天大宋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小宋點華燈擁歌妓醉飲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虀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虀煮飯是爲甚底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一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九日食餻有詩云颭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空負詩中一世豪遂爲古今絕唱

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爲翰苑晏愛其才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宴公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植私多投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尤在觀者殊駭以爲宋之薄德

宋景文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歐陽永叔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

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霆不及塞耳係再改者

予京雪夜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顧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何為對云太尉當此時但知命妾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為尚書清事也宋為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亟呼酒命歌酣飲達旦

刁約 字景純丹徒人嘉祐中使虜後直史館

刁景純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

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狸。移離畢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執衣防閤人匹裂小木罌貔狸狀如鼠而大狄人以爲珍饌

宋子京判館事督諸館職必至刀景純或數日不赴因邀而譙讓之王原叔戲改杜少陵贈鄭廣文詩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時西戎甫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時

與紙錢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篆隸加縹軸客桂刁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畐不知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云李獻臣好爲雅言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已治裝獻臣曰不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憨沮言曰不敢仰時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盞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刁景純晚年築室潤州號藏春塢日游息其中蘇

子瞻題云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户暗櫻桃爛熟滴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刁麟游景純族子也七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騂騮猶是東西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客有誌其墓者以比李長吉云

張先 字子野居錢唐嘗創花月亭於秀州

張子野以樂府馳名有咏箏二闋其一菩薩蠻云哀箏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湘波綠纖手十三絃細將幽恨傳　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鴈彈到斷腸詩春山眉黛低其一生查子云含羞整翠鬟得意頻相顧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嬌雲容易飛夢斷知何處深院鎖黃昏陣陣芭蕉雨

張子野有醉落魄詞詠佳人吹笛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生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櫻桃蕚倚樓人在闌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

晏元獻爲京兆辟張先爲通判晏甚屬意一新納侍兒每張來即令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爲詞其後王夫人寢不容公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一曲以戲曰步帳搖紅綺曉

月墮沉煙砌。緩板香檀。唱徹伊家新製。怨入眉頭。斂黛峯橫翠。芭蕉寒雨聲碎。鏡華翳閑照孤鸞戲。思量去時容易。鈿合瑶釵。至今冷落輕弃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營妓歌至末句公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張子野有懷舊青門引詞云乍暖還輕冷風雨晚

來方定庭軒寂寞近清明殘花中酒又是去年
病樓頭畫角風吹醒入夜重門靜那堪更被
明月隔牆送過鞦韆影又有天仙子送春詞云
水調數聲持酒聽午睡醒來愁未醒送春春去
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期空記省　沙
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重翠幙密
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有客謂
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郎心中事眼中淚意

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爲張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墻送過鞦韆影此余平生所得意者張衫謁見歐公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時應子和詩有云兩岸夕陽紅熾炬短燒紅風過落花紅或謂張子野爲三影尚書子和爲三紅秀才

白樂天辭云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葢其自度之曲張子野衍之爲御街行云天非花艷輕非霧夜

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乳鵶新燕。落月沉星。紞紞城頭皷。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上屐痕無數。殘香餘粉。閒衾剩枕。天把多情付。

張子野於吴𡚱守滕子京席上見小妓兜娘。賞其佳色。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絶非當時容態。感之作詩云十載芳洲撫白蘋。移舟弄水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信東風解誤人。

張子野年八十五其家尚蓄聲妓蘇子瞻作詩戲云錦里先生自哭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忝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詩人謂張籍公子謂張祐柱下張蒼安昌張禹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子野和詩有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六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七

晉陵蔣仲舒編

宋

韓琦 字稚圭弱冠舉進士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嘉祐中拜平章事時曾公亮爲亞相趙槩歐公參政凡事關政令則曰問集賢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事則自決宋時凡於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石曼卿每呼韓琦家爲韓家云

慶曆末魏公鎮大名郡有圃號衆春會歲饑涉春

未嘗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
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細民溝
壑方携手別館鶯花任送春在鎮五年政聲流
聞自是天下遂屬以為相
北都李清臣薄遊鄭州時韓魏公爲帥因往見其
一大祝吏報曰大祝方寢乃索筆題詩于刺授其
吏俟大祝覺則投之詩云公子乘閒卧綵廚白
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

嘯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

選

嘉祐間仁宗復修賞花釣魚故事羣臣和御製詩

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

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

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内侍都知任守忠嘗以

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

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上爲之笑

治平初詔宰臣舉館職韓魏公舉二十人先召試十人餘須後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

熙寧初韓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

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黃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大書于壁

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柏無人敢伐召公棠魏公勳德之重而外夷亦知景慕如此

范仲淹 字希文吳人幼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及第時名朱説

范希文讀書長白山日煮粟米二升作粥畫以四塊斷虀數莖啖之嘗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

内淹成碧綠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一日

于寺中得窖金覆之不敢及貴語僧出金修寺

范希文未遇時作金在鎔賦云如令區別妍媸用爲藻鑑倘使削平僭亂請就干將人皆期其有將相器

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范希文初隨母冒姓

朱登第後乞歸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希文登第後晏元獻薦入館後雖名位相亞嘗題門狀猶稱門生

范希文鎮越有户曹孫居中卒其子幼而家甚貧公助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范文正公鎮越兵官皆被薦獨巡檢蘇麟不見錄乃獻詩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爲春公卽薦之

范文正公過嚴陵祠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遶嚴陵灘畔鷺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絶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遂因

而歌之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為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着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臙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

范文正公御街行云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珎珠簾捲玉樓空天澹銀河垂地年年今

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是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范公一時勳德重望而辭亦情致如此朱良矩嘗語楊用修云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雖戲語亦有理

饒州曾公亭在薦福山山有唐歐陽詢所書薦福寺碑顏魯公眞卿嘗覆以亭後人因名范希文鎮鄱陽日有書生獻詩甚工希文頗優禮之書

生自言天下至寒餓者無在其右時盛重歐陽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希文欲爲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詩猶太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本此

范希文少時求爲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也而廨舍多蚊蚋希文戲題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

前程

范希文經畧西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來為首句其一云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鴈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盃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歐陽永叔見之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凉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送之其斷章曰

戰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且謂王尚書曰此真元帥事也

范堯夫純仁文正公子也帥陝府日有屬縣令偶至村寺少憇既飯步行廊廡間見一僧房雅潔閴無人聲案上有酒一瓢縣令戲書一絕於窗紙云爾非慧遠我非陶。何事窗間酒一瓢。僧野避入聊自醉。卧看風竹影蕭蕭不知其僧俗家先有事坐罪明日其僧乃截取窗字黏于狀前

許府謂有數銀盃爲廳吏所匿今爲施主追取伏乞追鞫堯夫曰爾爲僧法當飲乎果有失物令主者自來理會乃杖而遣之因持其狀示子姪輩曰守官處安得不自重遂付諸火後縣令聞之乃修書致謝堯夫曰不記有此事自無可謝還其書

景祐閒張吳兩狂生累舉進士不第薄遊塞上覘覽山川風俗有經畧西鄙意時姚嗣宗者亦關

中人與二人並以氣俠相友善姚嘗題詩空同山寺云南粵千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空同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希文巡邊見之大驚又題驛壁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人及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之句韓魏公見而奇之張爲雪詩云五丁仗劍扶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又絕句云太公年登

八十餘文王一見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釣也
被官中配看魚吳爲鷹詩云有心待擲月中兎
更向白雲頭上飛又爲鸚鵡詩卒章云好着金
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三人將謁韓范二
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礱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
拽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
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
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西夏

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衆乃更其名就都門酒家劇飲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憩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曩霄尚名元昊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寶元西事蓋始此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間使諜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嗣宗又有詠大奴詩弱骨不堪春睡眠壯心都皷欲愁眉爲時所擯

後魏公奏補官知澪州能除虎暴時又有一張生頂青巾緇裘持一詩代刺謁杜公曰非夜雲中雨撒來按兵誰解拂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乾祐尉

文彥博字寛夫敬曄之後鼻祖避石敬塘諱改姓同姓分派有姓苟者公幼與羣兒擊毬陷柱穴中不得出公取水灌之毬即出識者知公不凡公女某夫人凡見公花押必剪收云能愈瘡疾

太祖嘗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紬被裏放衙文潞公爲榆次縣令嘗題縣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

來放早衙

文潞公知成都時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幕客張少愚與聖從同郡請迎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妓善舞聖從狎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項帕羅題詩曰蜀國家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

數月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作樂張燕迓共妓雜府妓中歌少愚詩侑觴聖從但醉而已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許昌城北有曲水園園有大竹三十餘畝溪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為佳處初為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游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溪水濱虎節麟符抛不得却將

清景付閑心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

文潞公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眴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潞公賦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兕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潞公在河南與

富鄭公等用白香山故事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公年未六十以狄兼謨故事與焉後潞公八十四再起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學士鄭穆表請致事狀過門下省劉請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答者曰鄭年七十三劉遽云愼不可遂其請問何故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潞公聞之甚不懌

蔡襄字君謨累官端明殿學士世稱臬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

慶曆初歐陽修王素余靖俱列諫官蔡襄喜而賦詩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騰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謨裨帝

右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

名久遠看未幾襄亦除諫官時謂之四諫

嘉祐間禁中張燈正月十四帝御樓遣中使傳宣

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耳蔡襄獻詩曰

高列千峯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

三元夜樂事還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

間和氣閣春陰要知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

愛深君謨美鬚髯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

卿髯甚美長夜覆之于衾下乎將寘之于

外手君譲無以對歸舍暮就寢思聖語
以對寘之內外悉不安一夕不能寢

王素　子旦之

王素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据几秉筆忽瞑目夢至
一處若瓊瑶世界殿上有緋服翠冠者曰吾東
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昔以奏牘玉帝語傷鯁
訐暫謫下世今公作奏論事事有大利害更審
之而後諍也公曰諾悟已三鼓矣乃索筆書一
絕於窓曰似至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

月光冷射雞鳴急驚覺遊仙夢一回晚歲復思玉京之夢又賦詩曰虛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鳳凰城何時再步雲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爲曲江主簿王全爲于知韶州者知州怒希古杖臀二十乃更名靖字安道取他州解及第爲人不事修飾作諫官日因賜對面陳時方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契丹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沒邏臣拜

洗。没遲言後盛拜洗言受賜兩朝厥荷情幹勤。厥荷言通好幹勤言厚重微臣雅魯祝君統。雅魯言拜受君統言福祜聖壽鐵擺俱可忒。鐵擺言嵩高可忒言無極主大笑遂為酹觴劉沆亦使契丹館客戲為句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沆天聖中辦裝赴省夢被人斫落頭甚惡之人解曰只得第二人雖斫却頭留項在衆項沆劉留同音果第二人及第

李師中字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韓魏公

先人功罪未辨洙恐先犬馬填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持識字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魏公於王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故也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李待制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李卽吟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唐介爲臺官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堯佐驟

除宣徽使介力爭之時文潞公爲首相介遂劾彦博知益州日織燈錦以獻貴妃令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帝怒甚謫英州李師中以詩送之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顔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無所建白師中以書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

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介南行掌家波淮至中流大風波濤泛溢舟人恐不免飼魚鱉介兀坐舟中吟詩云聖朱木狂楚清淮異汨羅乎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夕濟南岸衆乃欣馬公慰旅亭後繼其韻云舟揖頗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南齊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麗顗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

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趙抃字閱道自號知非子爲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爲鐵面御史

趙清獻公帥蜀有妓戴杏花清獻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後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

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

與青州公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

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

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

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

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五郎

趙清獻公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

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及再任蜀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旣入見帝問聞卿前已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趙清獻公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日與山僧野老游賦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

雲間高齋有問如何荅清夜安眠白晝關

趙清獻公家居其子屼倅温州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清獻題詩堂中云我想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萊未及吾兒少且着朱衣勝彩衣

趙清獻公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景定間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擔經墓旁瘦甚因相與語清獻公一琴一鶴那有許耶或

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失荷擔在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

包拯 諡孝肅合肥人時稱閻羅包老

包孝肅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故流俗稍稍謗議公爲詩以見意云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真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兎狐愁史册有遺訓毋貽來者羞

趙槩 字叔平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劉寬婁師德

趙叔平初客漣水軍郡守召置門下不數年叔平以館職守漣水後守名其所居爲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潁叔平來訪時呂晦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爲致語其詩曰欲知盛席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

轉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幼隨父登蘇門山顧謂雍曰若嘗聞孫登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山下後遷洛陽富弼司馬光治第留之扁其室曰安樂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童孺皆驩然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好事者別作一室如雍所居以待其至署曰行窩後賜諡康節先生

慶曆中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問邵堯夫曰此花幾時開盡曰盡來日午時明日乃會

客驗其言飲畢無恙須臾羣馬飛逸蹄嚙花叢
盡毀後富公在洛每晴日必與堯夫同行至僧
舍公見佛必鞠身致敬堯夫失笑曰無乃爲佞乎
熙寧間故太師王公拱辰即洛之道德坊營第甚
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
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讀書於其
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邵堯夫見
富鄭公公問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近有一巢

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堯夫園宅自司馬公而下二十餘家買贈之）

司馬公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與邵康節遊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一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康節

和詩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

温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而不至乃作一絕以候之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回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至和其韻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廻爲罰誤君凝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

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壹坐客以爲的對

司馬光字君實生於光州故名光居洛十五年自號迂叟堯時程正叔以聽訛歙之正如封角狀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日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關羅大王者耶絕聖初毀其隧碑忽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碑忽仆碑下而死時羣小有目公爲牛者黃定作寃牛文以雪之

司馬公父池善詩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波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得丹

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魏仲先贈池詩有文維如貌古道不似家貧爲時所稱

文潞公守洛冨鄭公致仕司馬温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閑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荼䕷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者爲釂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

除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

熙寧間荆公創行新法任用呂惠卿等温公爭之不得賦春遊詩云人物競芬華驪駒逐鈿車此時松與柏不及道傍花

司馬温公爲定武從事同幕以妓會飲僧廬王荆公往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公度不可隱乃具道其實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僧床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

檣他日荆公賦詩有卻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笑曰謹愿者亦復爲之耶

司馬温公嘗即席賦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綰就鉛華淡淡粧成紅煙紫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一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靜楊元素學士云公剛風勁節聳動朝野宜其金心鐵意不善吐軟媚語近得其席上所製小詞雅亦風情不薄也

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司馬公隸書其蒭云勿毀此詩又於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顒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

神宗一日在講筵從容謂侍臣曰頃見司馬光所作昭君古風甚佳如云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

縣讀之使人愴然時司馬公病假數日矣呂惠卿因進曰陛下深居九重何從得而見之此詩不無深意神宗曰此四句有何深意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來欲按汝何不亟去尚敢來見耶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逆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免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